

## 第二章 「雨」類氣象卜辭

### 第一節 「雨」及其相關字探討

甲骨文中，從雨之字眾多，本節依據下列原則，討論雨、與雨相關之字：

- 1 可以明顯判斷該字從雨。
- 2 該字與「氣象主題」有直接關聯。
- 3 該字涉及天文、農業、時稱等，與「氣象主題」有間接關聯。

#### 一、（雨）


(一)字形（本處羅列出代表字形，少數殘缺、不清楚之字形則不收，後文皆同。）





- 1 「𩺰」(《合》20975)第一期
- 2 「𩺰」(《合》12704)第一期
- 3 「𩺰」(《合》6037 正)第一期
- 4 「𩺰」(《合》24156 正)第二期
- 5 「𩺰」(《合》27499)第三期
- 6 「𩺰」(《合》28252)第三期
- 7 「𩺰」(《合》28347)第三期
- 8 「𩺰」(《合》38166)第五期
- 9 「𩺰」(《合》38171)第五期
- 10 「𩺰」(《英》2588)第五期

## (二)討論

《說文》說：



雨，水從雲下也。一象天， 象雲，水霑其間也。






可知許慎以小篆「」來解釋雨字的造字原理。

甲骨文雨字字形使用最多的是，第一期到第五期中都有出現，如果透過上述所引雨字的各種字形，可以推測其中這種字形，是最接近造字之初的寫法，用幾筆直豎來表示雨滴絲絲落下之形，而的字形則是在上面加了一橫筆來代表天空，接著這一橫筆又跟其下的幾筆直豎相連，變成了這種字形，而後逐漸演變出各種寫法，因此可以大致推測雨字字形的演變應該是：

→  →  → 

另外《合》22487 雨字寫作「」，僅此一見（見圖一）。

《花》的雨也都寫作「」，<sup>1</sup>但 123 號卜辭中「不雨」之雨字很特別地寫作「」，這也是雨的異體之一。

金文裡雨都寫作「」（如子雨己鼎、亞止雨鼎、子雨卣等），<sup>2</sup>戰國文字雨則寫作「」（雲夢·秦律 115）、「」（中山圓壺）、「」（貨系 0288）、「」（貨系 0289）等形，<sup>3</sup>都與甲骨文類似，後來演變成現在通行的「雨」字。

張玉金討論「兼類詞」時，認為詞的兼類是指一個詞經常具備兩類或幾類詞的主要語法功能，而「雨」在甲骨文中經常用作動詞，也經常用作名詞，因此雨也算是兼類詞，只是在造字之初，雨是用作動詞，表示雨水下滴，後來才兼了名詞，或是造字之初雨是用作名詞，表示下滴的雨水，後了兼了動詞，或是造字之初雨就是表示兼類詞的，目前不得而知，而除了「雨」字外，「風」、「雷」、「雪」等也都是這類的情況。<sup>4</sup>

<sup>1</sup> 見《花》10、87、103、139、180、183、227、244、252、256、258、263、271、301、400 等號。

<sup>2</sup> 見《金文編》586 頁。

<sup>3</sup> 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765 頁。

<sup>4</sup> 見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 年），12、13 頁。

從大氣科學上來看，「雨」(Rain)指的是自雲中降落的水滴，通常降自雨層雲、高層雲、積雲與積雨雲等，直徑多在 0.5 公厘以上，雨絲可辨，或者直徑不到 0.5 公厘，但雨絲仍能可見，也稱為雨，但如果直徑不足 0.5 公厘，降落緩慢，飄浮在空中而無法看見雨絲，但終能降落到地面的，就稱為「毛雨」(Drizzle)。

5

## 二、 (雪)

### (一) 字形

1 「 」(《合》21023)第一期

2 「 」(《合》21024)第一期

3 「 」(《合》29214)第三期

4 「 」(《英》2366)第三期

### (二) 討論

從字形上看，本字(△)上半部從雨，下半部寫作「 」，關於「 」字，舊說紛紜，如羅振玉釋為濯，王襄認為是古羽字，葉玉森認為是雪之初文，陳晉認為乃習之省文，陳邦懷認為是古文雨字，<sup>6</sup>至唐蘭始考訂其為彗字，他說：



卜辭以 為 ，《說文》 從彗聲，則 固彗之本字也。卜辭習字從 ，而《說文》慧字或作彗，古文作 ，從竹習，正合展轉相從之例，則 即彗字，更可無疑矣。<sup>7</sup>


而依據《說文》，彗字的本義為埽竹，因此 也可以加上幾點用來表示灰

<sup>5</sup> 見劉明揚《大氣測計學》(台北：國立編譯館，2001年)，54頁。


<sup>6</sup> 以上諸說見《詁林》1849頁。


<sup>7</sup> 見唐蘭《殷虛文字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15頁。關於彗字的考證，又可見蔡哲茂〈說 〉《第四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大安出版社，1993年)，81-96頁、裘錫圭〈殷墟甲骨文「彗」字補說〉《華學》(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二輯，33-38頁。

塵，寫作，到了篆文又加上，更明確表達手持埽竹之意。

因此可以知道△即是從雨彗聲的「」，《說文》說：

雪，冰雨說物也。从雨彗聲。


而後又省去中間的部分，成為現在通行的雪字，<sup>8</sup>相關詞例如：




乙酉卜，雪今夕雨不四月。（《合》20914）

甲辰卜，雪。（《合》21023）

庚子卜，雪。（《合》34039）

其燎于雪，又（有）大雨。（《英》2366）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學者認為有時也能讀作雪，如葉玉森說：


之初文，疑為，象雪片凝華形，變作，从雨為繁文。

唐蘭說：

卜辭字多為人名，或段為，者，彗之孳乳字也。

李孝定說：

卜辭亦有段彗為者，以從彗聲也。<sup>9</sup>

不過從甲骨文來看，彗字用法有二，一是用作人名（如《合》553、《英》564正等），二是用作「除」義（如《合》3266、《合》13422等），找不到有假借為雪之例，因此葉玉森之說看似頗有條理，實際上並不可信，但葉玉森又提到《說文》雨部中收有一從雨羽聲的「」，懷疑是許慎誤認雪之古文以制篆者，這個意見是值得參考的。

另外，《花》400號有以下內容（見圖二）：

<sup>8</sup> 鄭慧生認為甲骨文裡找不到「雪」字，△不是雪，也不是其他天象名詞，而是一個貞人名，見鄭慧生〈甲骨卜辭所見商代天文、曆法與氣象知識〉《中國古代史論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八輯，78-80頁。

<sup>9</sup> 見《集釋》941、941頁。

乙亥夕卜：丁不雨？一

乙亥夕卜：其雨？子占曰、占曰：今夕雪，其于丙雨，其多日。用。一

丁卜：雨不 于庚？二

丁卜：[雨]其[ ]于庚？子占曰：□。用。二

其釋文說：

這是一版比較完整的占卜天氣的卜辭，從乙亥的晚上開始下雪，丙（子）雨，丁（丑）雨；到丁丑這天仍在占卜：這雨會不會 續到庚辰？從這些記錄看，此次雨雪前後延續了六天（從乙亥夕至庚辰）。由於這次雨雪下的時間比較長，引起了「子」的關注，故留下了這份珍貴的「氣象歷史檔案」。<sup>10</sup>

因為連續下了六天的雪，引起殷人的注意，才留下了這次貞卜記錄。

綜合以上討論，可以對於彗、雪二字字形的演變做一個簡單的整理：

→      →彗  
→      →雪

從大氣科學上來看，「雪」（Snow）指的是冰結晶之固態降水，通常降自雨層雲與高層雲，氣溫約在負五度左右，由於冰的結晶體為六角形結構，所以雪的結晶也是六角形，但受到凝華及降落過程之差異，會有針狀、柱狀、板狀（片狀）、樹枝狀、扇子狀、星狀等不同結構。<sup>11</sup>

三、

（一）字形

<sup>10</sup> 所引之《花》400號內容及釋文，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716頁。

<sup>11</sup> 見劉明揚《大氣測計學》（台北：國立編譯館，2001年），55頁。

「      」（《合》7370）第一期

## （二）討論

卜辭中有      （△）字，如：

1 亘貞：翌丁亥暘日丙戌△。（《合》7370）

2 癸未卜，      貞：茲△不惟降，十一月。

癸未卜，      貞：茲△惟降。（《合》11423 正）

3 丙午卜，韋貞：生十月雨其惟△。

丙午卜，韋貞：生十月不其惟△雨。（《合》12628）

4 丁丑卜，爭貞：不△帝惟其      。

丁丑卜，爭貞：不△帝不惟      。（《合》14156）

5 壬子 夕 △。（《英》1076）

關於△字，學者主要有三種意見：

### 1 釋「霽」

因為甲骨文齊字作「      」，王襄、陳夢家、饒宗頤等即以△為從雨從齊的霽字，並引《說文》：「霽，雨止也。」認為霽是雨止住了之意。

### 2 釋「雹」

沈建華認為△字從雨從      ，      像雹子之形，下雹子時總伴隨著雨，所以從雨。



### 3 釋「霤」

徐中舒認為：

象形字在甲骨文中雖以簡筆鉤勒，有時還是維妙維肖。如霤，甲骨文作      ，象雨下有三個傾斜的大雨點形。後人臨摹不好，只能以形近的口形改寫為霤，霤之本義只能是大雨點。其時或值久旱，巫師祈雨，得

此甘霖，故霽引申為靈為善。<sup>12</sup>

不過甲骨文中霽字作，不作△，因此徐中舒的意見不可信。<sup>13</sup>

至於該釋為霽或釋為霽，從字形上來看，卜辭「齊」作「」形，與本字所從之「」絕不相同，釋霽並不妥。

那麼應該釋作霽嗎？李學勤提出一個意見：


不難看出我們討論的這個字其實就是「雨」字，只不過把下端三點用勾勒法表現，使之更像雨點而已。上舉（三）版應讀作「雨其惟雨」、「不其惟雨雨」，動詞訓落，下的「雨」字三點用勾勒法，名詞的「雨」則不然，是書寫者力求變化，以示區別。<sup>14</sup>

李氏所說的上舉第（三）版，即本文前面所引的《合》12628，將△釋為雨，字形、辭例上都比釋霽更加明白、妥當，看來李氏釋△為雨的異體是正確的，釋霽之說不可信，而《合》12628 說：「雨其惟雨」、「不其惟雨雨」，正是上文所說雨是兼類詞的例子，雨可用作動詞，指雨水降下，也可用作名詞，指降下的雨水，《合》12628 正好同時出現了雨字的兩種用法。

至於李氏所說的改變部分字形來區分同一個字的不同詞性，除了上述雨字外，在甲骨文中找不到其他例子，因此這很可能只是個別書寫者的習慣，而不是當時書寫時的慣例。

#### 四、（霽）

##### （一）字形

「」（《合》13469）第一期

<sup>12</sup> 見徐中舒〈怎樣考釋古文字〉《古文字學論集》初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83年），17頁。

<sup>13</sup> 沈建華也反對徐氏意見，認為：「『霽』下从『口』，與此『形體遠隔，絕非同字』。」見〈甲骨文釋文二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1981年11月。

<sup>14</sup> 見李學勤〈甲骨文同辭同字異構例〉，《江漢考古》第1期，2000年。

## (二)討論

本字（△）上半部從雨，下半部寫作獸形，不知是指何種動物，而《說文》有霾字：

風而雨土為霾，从雨貍聲，詩曰：終風且霾。<sup>15</sup>

因此學者多釋此字為霾，不過卜辭中並無貍字，不能肯定霾字所從之 爲貍，同時霾字《說文》釋爲「風而雨土。」《爾雅·釋天》也說：「風而雨土為霾。」孫炎注：「大風揚塵土上下也。」但卜辭中有一片內容是：

貞：茲雨不惟△。

貞：□雨惟△。（《合》13467）

卜問下雨時是否會有霾，但下雨時如何會有塵土被風吹起呢？<sup>16</sup>由此看△釋爲霾也有可疑，不過△與氣象有關是可以確定的，今暫且釋爲霾，相關詞例如：

貞：翌丁卯 丁霾。（《合》13468）

惟霾 有作 。（《合》13469）

貞：霾。（《合》13470）

有 作霾。（《合》19738 正）

關於霾，鄭慧生認爲是一種卷土揚塵的特級大風，霾風與與暴風、噎風同類，甲骨文裡卜霾總與風雨相聯及，說明它是驟雨以前的卷地風，<sup>17</sup>不過從大氣科學上來看，「霾」（Haze）屬於天氣現象中的「塵象」。

<sup>15</sup> 《詩經》所說的：「終風且霾」，鄭小政認爲指的是河朔春時多大風，飛塵撼木，數日一作，輒二三日方止，俗稱吹花擘柳風，風後塵沙滿室，見鄭子政《大氣科學概論》（台北：國立編譯館，1981年），上冊，433頁。而在《舊唐書》、《新唐書》中多次提到「黃霧四塞」，或「黃霧昏濁」，如《舊唐書》「本紀」中宗的神龍二年、景龍二年、景龍三年、德宗的貞元十年、「志」天文下，以及《新唐書》「志」天文二、五行三等，「黃霧」應該就是霾的一種。

<sup>16</sup> 《詁林》1164頁「霾」字按語說：「『雨土爲霾』，雨爲動詞。霾由風起，既已有雨則不得復有霾。」

<sup>17</sup> 見鄭慧生〈甲骨卜辭所見商代天文、曆法與氣象知識〉《中國古代史論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八輯，77頁。



所謂的「塵象」，是指非含水滴或冰粒之吸水性固體質點，懸浮於空氣中，或自地面被風吹起，造成視障現象，而依照顆粒的大小，「塵象」又可以分為幾類，如「霾」指的是因為懸浮於空中之塵埃與鹽類質點，使水平能見度低於十公里之混濁天氣現象，其質點極細微，肉眼無法辨識；「塵霾」(Dust Haze)指的是即顆粒較大的塵埃或細沙懸浮在空中，造成水平能見度低於十公里以下者；「吹塵」或「吹沙」(Drifting and blowing dust or sand)指的是由於風大，將地面沙塵吹揚上飄，使空氣相當混濁，造成視障現象，以致水平能見度在一公里至十公里以內者；情況更嚴重的則是「塵暴」或「沙暴」(Dust storm or sand storm)，也就是現在所說的沙塵暴，指的是強風將地面沙塵吹起，使空氣非常混濁，以致水平能見度低於一公里者。<sup>18</sup>

因此鄭慧生釋霾為卷地風是不妥的，反而是孫炎釋霾為「大風揚塵土上下也」，比較接近現代大氣科學中的「塵象」。

## 五、 (霽)

### (一)字形

1 「𩇛」(《合》38192)第五期

2 「𩇛」(《合》38196)第五期

3 「𩇛」(《合》38210)第五期

### (二)討論

本字(𩇛)上半部從雨，但下半部是「妻」或「敏」，學者則有不同意見。甲骨文中「𩇛」、「𩇛」釋為每字，加上「𩇛」成為「𩇛」釋為敏，這個敏字與釋為妻的「𩇛」、「𩇛」，在字形上並不容易區分，因此《詁林》妻字按語說：「疑古妻敏同字，後世始分化。」<sup>19</sup>羅振玉、孫海波、金祥恆等人也釋妻為

<sup>18</sup> 見劉明揚《大氣測計學》(台北：國立編譯館，2001年)，61、62頁，

<sup>19</sup> 見《詁林》461頁，不過《詁林》465頁「敏」字按語又說：「𩇛為方國名，與『妻』之形

敏字。不過仔細對照，可以發現二者較明顯的差別，應該是妻字上方三豎略有彎曲、外面兩豎稍向中間彎進，作「𠂔」、「𠂕」，不同於每或敏字上方作「𠂔」、「𠂕」。明白了妻與敏的區別之後，再看《合》38192、38199 兩片，這兩片各有一個較為清楚的字形作「𠂔」、「𠂕」，因此可以推斷△應該釋為霽字。

霽字字形有幾種變化，差別即在於下半部手、女這兩個部件，從手、女分明的「𠂔」，到漸漸混雜的「𠂕」（《合》38196）、「𠂖」（《合》38205），到完全結合在一起的「𠂗」（《合》38195）、「𠂘」（《合》38210），已經與原本的寫法有很大的差別，只從字形上很難去判定這是同樣一個字，不過從《合集》38192、38194 兩片出現的「妹霽」一詞分別寫作「妹𠂔」、「妹𠂕」，可以明白「𠂔」是霽字的另一種寫法。

《說文》說：

霽謂之霽，从雨妻聲。

又說：

霽，雨止也。

從卜辭中來看，釋霽為雨止是沒有問題的，如：

- 1 戊午卜，貞：今日霽。（《合》38192）
- 2 戊辰卜，貞：今日霽。（《合》38193）
- 3 戊申卜，貞：今日霽。（《合》38194）

即卜問今日是否會雨止。

六、𠂔、𠂕（𠂔）

### （一）字形

- 1 「𠂔」（《合》28294）第一期

---

義皆有別。」

2「𠄎」(《合》30065)第三期

## (二)討論

本字(△)有上述1、2兩種字形，《詁林》列1為1192條、2為1193條，但在1193條按語說：「此當與1192同字」，視兩字為同一字，《類纂》視1、2為兩字，前者未隸定，後者則隸定為𠄎，應是視1、2為不同字。

從字形上看，1、2上半部從雨，下半部從兮，差別只在於中間一豎稍微叉開，及加上兩點，因此1、2兩字形應視為同一字。

陳夢家考釋本字說：

卜辭的𠄎字從雨從𠄎（按：即𠄎字），此字近於西周初（或殷）一尊文之「皇」……。卜辭的皇從雨，仍是求雨之舞，而且是用於四方之祭祀者，略近於〈舞師〉之羽舞。後世求雨之舞常用羽毛為舞具，所以《說文》雩的或體作𠄎，猶卜辭之𠄎字文獻作皇而《說文》作𠄎。<sup>20</sup>

不過李孝定反對，認為不可遽定為《周禮·舞師》之皇或《說文》之𠄎，只能肯定其與求雨之事有關，<sup>21</sup>相關詞例如：

于△年有雨。(《合》28294)

惟犬小△。(《合》30075)

其作△于。(《合》30073)

弼作△。(《合》30074)

而本字下半部所從之「兮」，在卜辭中可當作祭祀的對象，是某位神靈，如：

乙亥貞：來甲申禾于兮燎。(《合》32212)

庚貞：其禾于兮燎十小宜十大牢。(《英》2450)

癸卯貞：惟乙酉禾于兮。(《英》2450)

<sup>20</sup> 見《綜述》601頁。

<sup>21</sup> 見《集釋》3458頁。

從這些卜辭看來，「兮」是殷人祈求收成時，舉行燎、等祭祀的對象，而上引《合》28294 說：「于△ 年有雨」，看來△與「兮」性質很類似，很可能也是一位神靈，甚至就是「兮」，只是加上了雨寫成△，因為祈求收成最大的關鍵就在於雨量的充足。

另外《合》28244 有以下內容（見圖三）：

- 1 其 禾 河 。
- 2 惟大牢此又（有）雨。
- 3 其 年于方受年。
- 4 于方雨兮尋 年。
- 5 惟小 。

本片向河、方祈求收成，第 4 句「尋」字可以用作祭名，<sup>22</sup>，但在這裡應該釋為「重」，<sup>23</sup>而「雨」、「兮」二字還不明白如何解釋，但可能與△有關。

## 七、 （霰）

### （一）字形

「 」（《合》13010）第一期

### （二）討論

本字（△）上半部從雨，下半部寫作 ，只見於《合》13010，內容為：  
貞 △ 豕 。

羅振玉、王襄釋△為霖，李孝定說：

《說文》：「霖雨三日已往，从雨林聲。」契文同。羅說可从。辭云「王

<sup>22</sup> 見《釋林》280-283 頁。

<sup>23</sup> 李學勤認為尋字在文獻中有不同訓義，在甲骨文裡也是一樣，主要是訓「重」、「用」、「就」三義，他說：「《左傳》哀公十二年注：『尋，重也。』在甲骨文內，『尋』訓『重』的最多，都是副詞。」見李學勤〈續釋「尋」字〉《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6 期，2000 年，8-11 頁。

逐霖 」（《前》四·四·七·一）地名。霖雨字卜辭作霈，（說見前）霈象雨 形，久雨之義。當以霈為初字。後世作霖者，借字也。<sup>24</sup>

不過劉釗反對將△釋為霖，認為應該釋為霰，他依據于省吾釋「 」為「 」，即「散」字初文的意見說：

甲骨文散字或作「 」，所從之「 」與「 」所從之「 」相同。只是「 」所從之「 」省去了一點。這是因為與「支」字結合後省去的緣故。……古文字從支的一些字，省去支旁就是這個字的初文。如𠂔與鼓、凡與般、 與 、干與攷都屬於這種關聯。因此「 」字所從之「 」就應是「 」即「散」的初文。所以甲骨文「 」字應隸作「霖」，釋為「霰」。<sup>25</sup>

因此△應釋為霰，只是《合》13010 已殘，看不出霰字用法，而《說文》中有霰字：

稷 也，从雨 聲。

段注：

謂雪之如稷者，毛詩傳曰「霰，暴雪也」，暴當是黍之字誤，俗謂米雪或謂粒雪皆是也。

在大氣科學中，霰（Snow pellets）是指白色不透明冰粒之固態降水，冰粒為圓形或球形，直徑約 5 公厘，降落地面時易彈起，且質鬆易破碎，霰的中心冰粒是由雲水滴層層覆蓋急速凝華而成，由於水汽急速凝華，使得裡面所含之空氣無法逸出，因而造成不透明之冰粒。

霰通常在空氣接近零度時降落，常見於降雪前或與雪同時下降，產生於對流

<sup>24</sup> 見《集釋》3447 頁

<sup>25</sup> 見劉釗〈甲骨文字考釋（十篇）〉殷墟甲骨文發現九十周年紀念活動會議論文（安陽），1989 年。張亞初也支持劉釗的意見，見張亞初〈古文字分類考釋論稿〉《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237、238 頁，1989 年 6 月。

強烈的雲中，方能使雲水滴急速冷凍，如積雨雲與積雲等，<sup>26</sup>因此段玉裁釋霰爲雪之稷者，又說霰俗謂米雪或粒雪，都是可信的。

## 八、 ( )

### (一)字形

1 「 」(《合》1961 白)第一期

2 「 」(《合》9413)第一期

3 「 」(《合》17604)第一期

4 「 」(《合》3318)第一期

### (二)討論

本字(△)上半部從雨，下半部寫作于，于可以沒有點，或加上兩點、四點，用來代表雨滴。甲骨文、金文中于字可作「 」，因此「 」應該是△字的異構。

《說文》說：

雩，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也。

學者多據此釋本字爲雩，意爲求雨之祭祀，不過李孝定已經懷疑△字多見於骨白刻辭，可能用作人名<sup>27</sup>。檢視有△字出現的卜辭，可以發現全部都是記事刻辭，比如：

1 癸卯乞自△二十屯。允。(《合》564 白)

2 甲申乞自△十屯。(《合》1961 白)

3 辛未△示一屯。岳。(《合》14337 白)


<sup>26</sup> 見劉明揚《大氣測計學》(台北：國立編譯館，2001年)，56頁。

<sup>27</sup> 見《集釋》1641頁。

4 戊戌△示九屯。(《合》17603)

都是指人名，而不能釋為祭祀之名「雩」。

不過作為△字異構的「」字，唯一一條卜辭說：

貞：其  衰侯以△ 卯二牛 (《合》3318)

△字在此似乎不是用作人名，意義不明。


九、 (霤)


(一)字形

1 「」(《合》592)第一期

2 「」(《合》20943)第一期



(二)討論

本字上半部從雨，下半部寫作一口或二口，與《說文》所收霤之古文「」相似，因此陳邦懷、孫海波釋本字為雷，但不可信，應該依羅振玉的意見釋為霤，<sup>28</sup>《說文》說：

雨  也，从雨  象  形。詩曰「霤雨其濛。」

段注：

各本作零，今依廣韻正。

卜辭中有「」字，李先登曾針對天津市歷史博物館收藏的二十八片孟廣慧舊藏甲骨中的十二片，加以介紹，其中第十片就出現了「辛巳雨氏 」這樣的內容（見圖四），李氏認為此字「乃霤之象形字」，<sup>29</sup>第十片卜辭內容也就是反映了下雨時夾帶著冰霤的自然現象。


<sup>28</sup> 見《詁林》1157 頁。

<sup>29</sup> 見李先登〈孟廣慧舊藏甲骨選介〉《古文字研究》第八輯，73-94 頁，1983 年 2 月。


不過卜辭中多稱「霽妃」(如《合》2864、《合》2866、《合》6197、《合》6198等)，或言「令霽」(《合》32509)、「禦霽」(《合》2864、《合》2865、《合》32969、《英》417等)，都是用作人名。

十、

### (一)字形


「」(《屯南》2358)


### (二)討論


本字(△)上半部從雨，下半部寫作，只出現在《屯南》2358上(見圖五)，全片內容依《屯釋》釋文爲：<sup>30</sup>

(1)「丁酉卜王其夙田不霽雨」「大吉 允不雨」


(2)「王弼夙田其霽雨」

(3)「其雨不雨」「吉」

(4)「其雨」「吉」

(5)「…王射兕」「」

(6)「弼」

(7)「辛亥卜今日辛王其田湄日亡」

(8)「不雨」

(9)「雨」

(10)「不多雨」

(11)「辛多雨」

(12)「不多雨」

---

<sup>30</sup> 見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釋》(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299頁。



(13)「翊日壬雨」

本片內容主要有三：王夙田是否蕚雨？王射兕獲或不獲？王其田湄日亡災？其中是否會下雨或是否多雨重覆貞卜了好幾次，而「其雨」、「不雨」兩辭是貞卜下雨很常見的詞彙，因此在△出現的(3)、(4)兩條中，《屯釋》釋文為「其雨不雨」、「其雨」，而將雨與△分開釋為兩字，也是可以理解的。<sup>31</sup>

不過對照拓片，可以發現(2)、(3)兩條卜辭之間有一條很明顯的界劃，這種界劃通常都是為了區分不同條的卜辭而出現的，但《屯釋》未考慮此界劃，直接將界劃上方的王字歸到界劃下方，如此雖然文從字順，但(2)的王字卻顯得十分突兀，也導致了上述雨、△分開釋為兩字的情況。

如果重新考慮界劃的存在與卜辭位置的安排，將王字歸回第(3)條中，應該是比較合理的作法，依此則(2)、(3)、(4)兩條卜辭則應改讀為：

(2)弔夙田，其蕚雨。

(3)其雨，王不△。

(4)其△。

如此第(2)條雖然失去了「夙田蕚雨」的主語「王」，但因第(1)條已表明了主語「王」，因此可以當作是承上而省略了主語，而(3)、(4)兩條的內容則變成了王是否進行「△」的這個行為，△是從雨從△的一個字而非兩個字，用作動詞，可能是與雨有關的祭祀活動，但具體的意義不明。<sup>32</sup>

十一、（ ）

(一) 字形



<sup>31</sup> 沈建華也認為△應是兩字，他說：「此字實為雨、△二字誤解，《屯南》2359『其雨，王不雨，△，吉。』」見其著《〈甲骨文字詁林〉(第二冊)校記》《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輯，56頁，2000年7月。

<sup>32</sup> 《詁林》也將△視為一字，收於1200條(1169頁)，按語云「《屯》二三五八辭云『其雨，王不△』；『其△』，為祭名。」

「」(《合》21036)

## (二) 討論

本字(△)上半部從雨，下半部寫作疾，只見於《合》21036(見圖六)：


辛丑卜，貞：子辟△ 臣不其肩，印(抑)肩，三月。

卜辭中另有「雨疾」、「疾雨」一詞，指急速之雨，但從《合》21036 來看，△可能不作雨疾解釋，很可能是疾的異體，但意義不明。


「雨疾」一詞，詳見下文討論(50 頁)。

## 十二、 ( )

### (一) 字形


「」(《合》28180)

### (二) 討論


本字(△)上半部從雨，下半部寫作，陳夢家、孫海波、屈萬里都釋爲舞字，孫海波說：

字從雨從舞，自來著錄未見。海波按即舞雨之專字，象人在雨下裊舞之形。<sup>33</sup>

屈萬里說：

第一期之舞字，第三期當作，而義無殊，皆祈雨之舞也。<sup>34</sup>

裘錫圭說：

「」屢見於卜辭，當跳舞求雨講。<sup>35</sup>

<sup>33</sup> 見孫海波〈卜辭文字小記〉《考古學社社刊》第3期，66頁。

<sup>34</sup> 見屈萬里《殷虛文字甲編考釋》(台北：聯經出版社，1984年)，170頁。

<sup>35</sup> 見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76頁。

從詞例上看，舞、△是的確是同字，如：

惟万舞。 大吉（《合》31033）、

惟万△孟田有雨。 吉（《合》28180）

惟戌呼舞有大雨。（《合》30028）

于翌日丙△有大雨。 吉（《合》30041）

至於舞字加上雨作為意符，則反映了舞、雨之間的密切關聯，舞字是人持牛尾、羽或其他器物而舞的象形，而在古代「舞」往往是用來祈雨的儀式，如《周禮·司巫》說：

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爾雅·釋訓》說：

舞，號雩也。

郭璞《注》：

雩之祭，舞者吁嗟而請雨。

邢昺《疏》引孫炎云：

雩之祭有舞有號。

卜辭中也有許多例子反映了舞、雨的關聯，如：

丙辰卜，貞：今日奏舞，有从雨。（《合》12818）

庚寅卜，甲午奏舞，雨。（《合》12819）

己丑卜舞庚从雨，允雨。（《合》20975）

惟万呼舞有大雨。（《合》30028）

這類的例子還很多，都說明了舞是殷人求雨時的一種重要儀式，而因為這種密切的關係，因此出現從雨的舞字，也就可以理解了，相關詞例如：

翌日庚其 乃△， （比）至來庚有大雨。

翌日庚其 乃△， （比）至來庚亡大雨。

來庚 乃△，亡大雨。（《合》31199）

裘錫圭認為「 𠂔」是「 𠂔」的初文，《說文》：「 𠂔，黍穰也。」「其 𠂔」的「 𠂔」用作動詞，指弄倒禾稈的一種行為，「 𠂔」的「 𠂔」則是名詞，指禾稈，「 𠂔」讀為當截斷講的「𠂔」，「其 𠂔」、「 𠂔」都可能是描述收成時只收穀物而把禾稈留在地裡當作肥料的情況，<sup>36</sup>「 𠂔」讀為「比」，「 𠂔 至」猶言「比及」、「及至」，<sup>37</sup>因此上面三條卜辭就是卜問在翌日庚弄倒禾稈或在來日庚截斷禾稈之後舉行求雨的儀式，能不能得到大雨。

值得注意的是用舞來求雨的對象，都集中在河（《合》14197 正、《合》14603 等）與岳（《合》14207 正、《合》34224）這兩位自然神上，這可能也反映了殷人認為河、岳這兩個自然神與降雨這種現象有著密切的關聯。

## 第二節 「雨」類氣象探討

雨在人類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因此卜辭中的雨字常見，同時也有著許多雨類的氣象現象，本節針對這些氣象現象進行討論。

### 一、 （大雨）

下雨是極常見的氣象現象，卜辭中「大雨」一辭常見，可知「大雨」也是殷人日常多見的氣象現象，指的是雨量充沛、雨勢大的雨，也因此殷人對於大雨有各種的卜問，比如卜問大雨的時間：

□酉卜，逐貞：王賓歲不邁大雨。（《合》24879）

乙酉卜，大貞：及茲二月有大雨。（《合》24868）

<sup>36</sup> 見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76、177頁。

<sup>37</sup> 見裘錫圭〈釋秘〉《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9頁。

己丑卜，今夕大雨。（《合》27219）

戊王其田，湄日不邁大雨。（《合》28514）

從這些卜辭，可以知道卜問下大雨的時間，可以是在一場祭祀、今晚這種較短時間，也可以長到一日甚至卜問二月份的大雨。

卜問各地有大雨：

王其田旂不邁大雨（《合》28347）

卜問大雨的方向：

□九日辛亥旦大雨自東，小 虹西。（《合》21025）

癸丑卜，貞旬，甲寅大食雨 北。乙卯小食大啓。丙辰 日大雨自南。（《合》21021）

卜問大雨與啓（晴）：

□壬 有雨，今日小采 允大雨延 日惟啓。（《合》20397）

卜辭也常卜問是否蕇大雨，如《合》24879、《合》28514、《合》28625、《合》38173、《屯南》42、《英》2567 等，反映了大雨對殷人生活的影響力，大雨帶來豐沛的雨水，一方面可以提供水源，有助於農業，一方面卻也會阻礙殷人活動，造成災禍，這種對大雨矛盾的心態，也反映在卜辭中，殷人一方面屢次祈求大雨，如：

惟辛 有大雨。 吉

方燎惟庚 有大雨。 大吉（《合》28628）

一方面卻也有認為不遇上大雨乃是吉事，如：

乙丑卜， 貞：今日乙王其田，湄日無災，不邁大雨。 大吉（《合》28491）

今日壬，王其田，不邁大雨。 大吉（《合》28545）

## 二、 、 （小雨、雨小）

「小雨」指的是就是雨量小的雨，與上文的「大雨」相對，但卜辭中還有「雨

小」一辭，從語法結構來看，「小雨」是一個名詞詞組，由形容詞「小」修飾名詞「雨」，在卜辭的句子擔任賓語，如：

不邁小雨。(《合》28547)

其邁小雨。(《合》38170)

而「雨小」意思是雨變小，「小」是動詞，在卜辭的句子中形成主謂結構，如：

癸亥卜，翌甲子不雨，甲子雨小。(《合》12973)

戊辰卜，雨自今三日，庚雨小。(《合》19772)

卜辭中沒有「雨大」這種用法。

卜辭中也卜問是否「耨小雨」，如：


丁至庚不邁小雨。大吉

丁至庚其邁小雨。吉 茲用 小雨。

王其田 壬不 (《合》28546)

此片耨小雨、不耨小雨皆言吉、大吉，難以理解，或許卜問吉、不吉的另有他事，因為殘缺而無法辨識。

### 三、 ( 雨 )

(△) 從彳從止可隸定作，最早由王襄考釋讀作「延」，即《說文》所說的：「延，長也。」趙誠認為：

均象止(趾)行走於道路之形。一切行走均有繼續之義，則為本義之引申。卜辭用作副詞，有「連綿」、「連續」之義，應為進一步之引申。從詞義發展的角度來說，當是一種抽象、虛化的現象。<sup>38</sup>

卜辭中常卜問是否「延雨」，即卜問是否繼續下雨，如：

貞：今丙午不其延雨。

<sup>38</sup> 見趙誠〈甲骨文虛詞探索〉《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279頁，1986年6月。

貞：今丙午延雨。(《合》4570)

癸酉卜，古貞：今日延雨。(《合》12771)

又可作「雨延」：

貞：今夕不其雨延。(《合》12789)

又有「雨不延」：

辛酉卜，翌壬戌不雨，之日夕雨不延。(《合》12973)

丁巳小雨不延。(《合》32113)

又有「延雨少」：

癸巳卜貞：旬二月之日子 延雨少。(《合》21021)



都是針對雨延不延而卜問。此外，卜辭也有卜問「延風」、「延啓」的情況，如：

貞：今日其延風。(《合》13337)

貞：不其延啓，六月。(《合》13133 正)

即卜問是否「會繼續吹風」、「會繼續晴朗」。

#### 四、( 雨 )

「」(△)釋為「」，孫海波說：「祈求之祭也。」<sup>39</sup>卜辭中△雨多見，<sup>40</sup>指舉行祭祀以祈求降雨，如：

壬午卜，于河△雨燎。(《合》12853)

甲子卜，其△雨于東方。(《合》30173)

癸卯卜，△雨于壬。(《合》32344)

戊午貞：△雨。(《屯南》932)

己卯卜，△雨于上甲。(《屯南》4362)

---

<sup>39</sup> 見孫海波《甲骨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426頁。

<sup>40</sup> 見《類纂》564、565頁。

乙丑卜，于大乙△雨，十二月。（《英》1757）

△雨的對象眾多，如河（《合》12853）、大乙（《英》1757）、上甲（《屯南》4362）、示壬（《屯南》2584）、伊奘（《合》34214）等，從自然神、先王乃至於重臣，都可以作為△雨的對象，可知在當時△雨是一種普遍而重要的祭祀活動。

## 五、（雨舞、舞雨）

卜辭中有「舞雨」一詞，如：

庚寅卜，甲午奏舞雨。（《合》12819）

癸亥卜弼舞雨。（《屯南》3770）

又可作「雨舞」，如：

丙子卜今日雨舞。（《合》20973）

都是指用舞來祈雨，卜辭中雨與舞之間有密切的關聯，討論見上文（25 頁）。

## 六、（从雨）

卜辭中比、从兩字極為類似，難以區別，因此有不少學如葉玉森、孫海波、饒宗頤、陳煒湛等主張「古『从、比』同字」，有些學者雖然認為比、从有別，但仍難有判別標準，如羅振玉說：

卜辭中从與比二字，甚不易判。以文理觀之，此當為从字。<sup>41</sup>

李孝定說：

許書『反从為比』之說固就篆體為言，然求之甲骨金文从比二字其形體亦略同，固難確指某之必為「从」，某之必為「比」也。<sup>42</sup>

<sup>41</sup> 見羅振玉《增訂殷墟考釋》（台北：藝文印書館，1975 年），中 53 頁上。

<sup>42</sup> 見《集釋》2697 頁。



屈萬里則企圖從字形上區分从、比兩字，認為「从字從二人，比字從二匕」，<sup>43</sup>但陳煒湛仍然舉出一些反駁的例子，<sup>44</sup>因而林澐依循屈萬里的意見，進一步說明：

下面我們把王賓卜辭各期的人、匕兩字的區別，以及「从」、「比」兩字的區別列成一表。由此表可以看出，只要會區別各期卜辭中人、匕的不同，那麼「从」、「比」兩字的區分是很容易的。<sup>45</sup>

|   | 武丁 組 | 武丁賓組 | 祖庚 | 祖甲(尹群) | 廩辛康丁 | 武乙文丁 | 帝乙帝辛 |
|---|------|------|----|--------|------|------|------|
| 人 |      |      |    |        |      |      |      |
| 匕 |      |      |    |        |      |      |      |
| 从 |      |      |    |        |      |      |      |
| 比 |      |      |    |        |      |      |      |

依照此表，則卜辭中的 雨應該都釋為「从雨」。

關於「从雨」所指，主要有三種意見：

1 縱雨：

郭沫若將从讀為縱，認為：

出从雨，謂有急雨，有驟雨也。<sup>46</sup>

鄭慧生也認為：

从雨，即縱雨，縱，恣也，放也。《古文尚書·太甲》：「縱敗禮。」<sup>47</sup>

<sup>43</sup> 見屈萬里〈甲骨文从比二字解〉《集刊》十三本，213 頁。

<sup>44</sup> 見陳煒湛〈甲骨文異字同形例〉《古文字研究》第六輯，246、247 頁，1981 年 11 月。

<sup>45</sup> 見林澐〈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國聯盟〉《古文字研究》第六輯，69-74 頁，1981 年 11 月。

<sup>46</sup> 見郭沫若《殷契粹編考釋》（東京：文求堂書店，1937 年），第五十七條。

## 2 順雨：

于省吾認為：

从從古今字，《禮記·樂記》：「率神而從天。」注：「從，順也。」《孔子閒居》：「氣志既從。」注：「從，順也。」《書·洪範》：「曰肅，時雨若。」偽傳：「君行敬則時雨順之。」卜辭言从雨即順雨，謂非暴雨霽雨，猶今俗所謂風調雨順之雨順也。《前》三·二十·四：「今夕奏無（舞），出从雨。」五·三三·二：「貞，  
，亡其从雨。貞，  
，出从雨。」五·三三·三：「  
，出从雨。」六·二六·二：「乎正無，从雨。」《後》上二二·三：「  
于岳，亡从才雨。」《上》二二·四：「  
于岳，又从才雨。」……或言奏雨，或言舞，或言  
，或言  
，或言  
方，或言取，或言  
，均先舉行祭典而後言从雨，故知其所乞求者，即順雨也。<sup>48</sup>

## 3 蹤雨：

屈萬里認為：

郭沫若氏讀从為縱，云：「出从雨，謂有急雨，有驟雨也。」按《殷虛書契續編》卷四第二十二葉第四片辭云：「貞，亡其从雨？二月。」殷正建丑，其二月當夏曆之正月，在黃河流域，正瑞雪紛飛之時；即或降雨，亦皆霏霏為霧，決不至有急雨驟雨也，以此言之，从不讀為縱。竊疑此當為跟蹤之從。此類卜辭，多卜祈雨之事。出於此處為語辭，不讀作有無之有。出从雨者，言跟蹤即降雨，冀其所求之即應也。雨為動詞，可施於雨，亦可施於雪。若是，則此類語辭，可施諸冬夏而無不宜矣。

49

<sup>47</sup> 見鄭慧生〈甲骨卜辭所見商代天文、歷法及氣象知識〉《中國古代史論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八輯。

<sup>48</sup> 見于省吾〈釋从雨〉《殷契駢枝續編》（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41年），2頁。

<sup>49</sup> 見屈萬里〈甲骨文从比二字解〉《集刊》十三本，213頁

又說：

从雨之語，卜辭習見。竊謂从當讀為蹤；从雨，謂跟蹤即雨；意謂舞祭之後隨即有雨也。<sup>50</sup>

上述三種意見，郭沫若將从雨讀為縱雨，即指急雨、驟雨，但誠如于省吾所說，卜辭中常用舞來祈求从雨，如：

丙辰卜貞：今日奏舞，有从雨。（《合》12818）

辛巳卜，貞：呼舞有从雨。（《合》12831 正）

可知从雨絕非急雨、驟雨，而屈萬里釋為蹤雨，又舉出《殷虛書契續編》卷四第二十二葉第四片：「貞，亡其从雨？二月。」之例來反駁郭說，並認為此片之雨，用作動詞而指下雪，此說不如于省吾釋為「順雨」合理，因此从雨很可能就是指順雨而言。

另外卜辭有：

貞：□弗其得。

亡又。

貞：岳賓。

弗其賓。

岳其从雨。

弗从雨。（《合》12691+《合》40416<sup>51</sup>）

貞：亡其从雨。

貞：岳。

有从雨。

貞：岳。（《合》14479+《合》14494<sup>52</sup>）

<sup>50</sup> 見屈萬里《殷虛文字甲編考釋》（台北：聯經出版社，1984年），295頁。

<sup>51</sup> 蔡哲茂所綴合，見《甲骨綴合集》（台北，1999年），第79組。

從這兩組卜辭來看，殷人認為「从雨」與「岳」這個自然神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才向岳舉行祭祀以祈求从雨。

## 七、（及雨）

卜辭中「及雨」僅出現一次：

庚午卜貞：禾有及雨，三月。（《前》三·二九·二）<sup>53</sup>（見圖七）

關於及雨，郭沫若認為：

貞禾有及雨者，言禾有及時之雨也。<sup>54</sup>

李孝定<sup>55</sup>、陳夢家<sup>56</sup>等人也都支持這個意見，《詁林》按語則將及釋為及時，義為「宜」：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呂刑》：『何度非及』按：審慎得宜也。

《史記·周本紀》作：『何居非其宜』，是也。」及雨謂及時之雨，其雨得宜也。<sup>57</sup>

陳夢家進一步指出：

在「某某來羌」的句子中，「來」是動詞；在「用望乘來羌」（《燕》596）的句子中，「用」是動詞，「望乘來」是形容詞或限制「羌」的，義為「殺望乘所來之羌」。這種例子發展為「出來」的形式，「來」成為動詞「出」（即有）的賓詞。「動賓短句」結合成為一「名詞組」以後，原來的動詞成為形容的限制的附加詞，其例如下：

---

<sup>52</sup> 蔡哲茂所綴合，見《甲骨綴合集》（台北，1999年），第164組。

<sup>53</sup> 本片收於羅振玉《殷墟書契前編》，《甲骨文合集材料來源表》註明《前》三·二九·二為《合》38188，但事實上不是，因此本文此處仍以《前》三·二九·二為主。

<sup>54</sup> 見郭沫若《卜辭通纂考釋》（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93頁。

<sup>55</sup> 見《集釋》918頁。

<sup>56</sup> 見《綜述》525頁。

<sup>57</sup> 見《詁林》111頁。

又于「出日」 《粹》 598

禾出「及雨」 《前》 3•29•3

亡至禍 《粹》 1267<sup>58</sup>

依陳夢家之意，「及雨」的「及」原本是動詞，意指「來到」，在此用來修飾雨，形成一個動賓結構所組成的名詞組「及雨」。

除了「及雨」之外，卜辭中常有「及某時雨」，如：

- 1 貞：及今四月雨。 二 。
- 2 貞：弗其及今四月雨。 二 。（《合》 9608 正）
- 3 戊辰卜：及今夕雨。（《合》 33273）
- 4 弗及茲夕有大雨。 吉（《屯南》 4334）

第 1、2 條卜辭後都有「二 一」一詞，或釋為「二告」，或釋為「上吉」、「下吉」，但仍有疑問。<sup>59</sup>

溫少峰、袁庭棟認為：

「及今某月雨」者，問當月是否有及時之雨也。雨情與農事息息相關，故殷王亦親自貞卜求雨也。其望雨之心，情見乎辭。<sup>60</sup>

意即「及某時雨」等同「及雨」，只是加上時間的說明而已。

但卜辭中另有「及某時雷」、「及某時啓」：

貞：及今二月雷。（《合》 14129 正）

及茲夕大啓。（《屯南》 2300）

---

<sup>58</sup> 見《綜述》106 頁。

<sup>59</sup> 黃錫全認為應該還是釋為「二告」，是一種標明卜兆性質的「兆辭」，似乎是對卜兆顯示現象的某種判斷，不過實際含義有待進一步研究，見黃錫全〈「告」「吉」辨〉《古文字論叢》（台北：藝文印書館，1999 年），13-31 頁。

<sup>60</sup> 見溫少峰、袁庭棟《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 年），144 頁。

若依溫、袁二氏之意來看，解釋成「二月是否有及時之雷」、「茲夕是否有及時之啓」，<sup>61</sup>是難以理解的，同時卜辭中又有：


貞：帝其及今十三月令雷。（《合》14127 正）

貞：帝弗其及今四月令雨。

戊子卜，貞：帝及四月令雨。（《合》14138）

由這些卜辭可知「及某時雨」，並不是像溫、袁二氏所理解的一樣，是指「某時有及時之雨」，《廣雅·釋詁》：「及，至也。」因此上述卜辭中的「及某時雨」、「及某時雷」、「及某時啓」以及「帝及某時令雷」、「帝及某時令雨」的「及」應該都是解釋為「至」，指的是到了某時是否會下雨、雷、啓，與「及雨」的「及」用法並不相同。<sup>62</sup>

## 八、（正雨）

卜辭中正寫作，（△）雨即正雨，但正雨之意為何，卻引起不同的意見。

### 1 釋為足雨

陳夢家認為：

所以們只能說當時農作物所需主要的水量是天雨，……因此，殷人不但求雨，並且要求雨量的充足與及時。武丁卜辭云：

帝令雨足年 帝令雨弗其足年（《前》一·五〇·一）

……以上的足字，郭沫若所釋以為「足」「正」一字（《卜通》四八五）  
卜辭的「足辰」或作「辰」，所以「足」可能是「時」字。《孟子·

<sup>61</sup> 「啓」即出太陽、晴朗之意，見下文 96 頁。

<sup>62</sup> 對於「及某時雨」的「及」字，張玉金分析：「『及』比較特別，它是表示動作行為和情況變化趕在某一時間內進行或發生的，可譯為『趕在』。它所引介的時間詞語裏一般都有『今』或『茲』，『及』和它的賓語在語句中祇作狀語。」見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 年），66 頁。

梁惠王下》「若時雨降」，《齊語》「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墨子·七患篇》「故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凡此「時」字都是及時降雨之謂。<sup>63</sup>

可知陳夢家將「正雨」讀作「足雨」或「時雨」。金祥恆則主張「正」可假借爲「足」，正雨就是足雨，他引《虛》九六八「足雨」、《虛》一三八二「帝令雨足」，認爲這即是祈上帝下足夠之雨。<sup>64</sup>

## 2 釋爲是雨

饒宗頤認爲：

《說文》：「是，从日正。」又正字下云：「是也。」此云「正雨」即「是雨」。……「是」與「時」古音義俱通，《爾雅·釋詁》：「時，是也。」（參郝《疏》）故「是雨」即時雨，《洪範》：「肅時雨若。」《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月令》：「季春之月，時雨將降，下水上騰。」時雨即謂順時降雨。……「是雨」舊讀作「足雨」未確。戰國長沙繒書每言「寺雨」，亦即時雨，惟借「寺」為時耳。<sup>65</sup>

饒氏一方面反對陳夢家將正雨釋爲足雨，主張應該讀作「是雨」，但一方面則認同陳氏提出正雨可能是時雨的意見，並加以補充說明。

## 3 其他

李孝定認爲：

雨之正，疑當訓定（《周禮·宰夫》注），訓止（《詩·終風》序箋），惟辭意仍不順適，且於「年」之辭無以為解，姑存以待考。<sup>66</sup>

王光鎬認爲：






---

<sup>63</sup> 見《綜述》524、525 頁。

<sup>64</sup> 見金祥恆《中國文字》第二卷第七冊，773-784 頁。


<sup>65</sup> 見饒宗頤《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香港：中文大學，1959 年），507、508 頁。

<sup>66</sup> 見《集釋》502 頁。

我們認為貞卜雨情或年景的「」也仍然是正或征，只不過它們在此處當訓為「行」。甲文的本義之一，即泛指某種有終止地的運動，故有行義。周秦典籍中正與征也同可訓「行」。《說文》：「，正，行也，从辵正聲。征，或从彳。」即以正、征、同為行。<sup>67</sup>

「△雨」之△是正字，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應該釋為何字卻有很大的分歧，由於卜辭中正、足二字關係十分密切，<sup>68</sup>因此不少學者都支持陳夢家所提出的讀作「足雨」的意見。

「正雨」相關詞例如：


己亥卜，爭貞：在田，有正雨。（《合》10136 正）

辛未卜，古貞：黍年有正雨。二。（《合》10137 正）

己酉卜，穡年有正雨。（《合》10138）

而《合》14141 內容為：

貞。

帝令雨正。

辭已殘，但「帝令雨正」很可能與「正雨」有關。

另外卜辭中有「足年」：

貞：帝令雨弗其足年，帝令雨足年。（《合》10139）

而典籍中如《詩·信南山》說：

既霑既足。

《禮記·王制》說：

<sup>67</sup> 見王光鎬〈甲文楚字辨〉《江漢考古》第2期，1984年，59-61頁。

<sup>68</sup> 如王輝主張正、足本為一字，見王輝〈正、足、疋同源說〉《考古與文物》第4期，1981年，78-81頁；陳煒湛主張二字雖不同源但因各自簡省而同形，見陳煒湛〈甲骨文異字同形例〉《古文字研究》第六輯，231-234頁，1981年11月；劉釗則認為視甲骨文正、足為一字是錯誤的，兩字形體有別，古文字中一個形體要用作兩個字，必須是意有關聯或音有相通，但正、足兩字音義皆無絲毫關係，見劉釗《古文字構形研究》吉林大學博士論文，1991年，243-246頁。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

都可以與卜辭中的「足雨」、「足年」相證。<sup>69</sup>

## 九、（害雨）

卜辭有「（△）雨」一詞，相關詞例如：

翌己酉△雨。（《合》2944）

惟上甲△雨。（《合》12648）











貞：害雨。（《合》12844）

丙午卜：惟岳△雨。（《英》2444）

關於「△」字，羅振玉釋為「它」，認為：

《說文解字》：「它，也。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或作虫作蛇。」卜辭中从「止」下「它」；或增从「彳」，殆即「它」字。<sup>70</sup>

葉玉森、吳其昌、陳煒湛等皆從其說，而裘錫圭則反對羅氏的意見：














羅說頗為世人所信，但是實際上並無可靠的根據。金文「虫」字作、等形，「它」字作、等形，二字毫不相混。甲骨文裡有一個寫作、等形的字，舊或釋作「蠱」，張政烺先生改釋為「它」，十分正確。甲骨文和金文的「它」字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像身體部分比較粗。金文「它」字中間的一豎是甲骨文「它」字蛇身花紋的簡化，省去中間一豎的是較晚的寫法。甲骨文的、變為金文的「虫」，、則變為金文的「它」，系統分明。羅氏說「它與




<sup>69</sup> 《詩經·小雅》有〈雨無正〉一篇，「雨無正」與甲骨文中「正雨」相似，不過因〈雨無正〉全詩與「雨」無關，因此〈雨無正〉這個篇名長久以來引起眾多的爭議，如林義光認為「雨無正」可能是「周無正」之誤，高亨認為「雨無正」是「雨無止」之誤等，相關討論可參考季旭昇〈「雨無正」解題〉，《第二屆中國經學學術研討會》論文，1991年十二月八日。

<sup>70</sup> 見羅振玉《增訂殷墟考釋》（台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二·三四。

虫殆為一字，後人誤析為二」，是不可信的。

裘氏將△隸定為，認為是傷害之「害」的本字：

甲骨文「」字應該就是「」的初文。容庚先生指出：「甲骨文，金文作，後漸變為，為。」「」演變為「」，跟「」演變為「萬」同例。……「」音「害」，「害」與「禹」古音也相近……《說文》以「傷」為「害」字本義。周法高指出「害」字本象下器上蓋之形，跟「會」、「蓋」等字音義皆近。其說可信。《說文》顯然是把「害」字的假借義誤以為本義了。「」（）字有「害」音，其字形象人的足趾為蟲虺之類所咬嚙，也與傷害之義相合，應該就是傷害之「害」的本字。後世習慣於假借字「害」表示傷害之義，「」字就被廢棄了。

卜辭「」有動詞、名詞兩種用法，意義跟「」（祟）字最相近，讀為「害」顯然十分合適。羅振玉指出「無它」是古代成語，但是用「它」為動詞之例從來未見於古籍。僅僅從這一點看，把「」讀作「害」也要比釋作「它」合理。





將「△雨」釋為「害雨」較為合理，因此卜問「上甲害雨」、「岳害雨」就是針對上甲、岳是否會妨礙下雨、影響雨量而貞卜。

另外卜辭有：

丙寅貞：岳△雨。

弗△雨。（《屯南》六四四）

「△雨」又作「雨」，裘錫圭認為：

這類「虫」字疑是刻漏「止」形的「」字，但是也有可能並非誤刻，而是以音近借用為「」的。「虫」與「虺」同音，是曉母微部字。曉、匣二母，微、祭二部，關係都很密切，可知「虫」、「」（害）二字古音相近。上古時代，蛇虺之類為害極烈。「」（害）大概就是

由「虫」孳生的一個詞。所以卜辭有時以「虫」為「    」並不奇怪。

71

## 十、    （求雨）

卜辭中有「    （△）雨」一詞，相關詞例如：

甲子卜，    貞：夙△雨娥于河。（《合》557）

庚辰卜，    貞：△雨我□。（《合》12862 正）

丁未卜，爭貞：△雨句于河，十三月。（《合》12863 正）

癸巳卜，    貞：△雨。（《合》12868）

關於△字，孫詒讓釋為    字，郭沫若支持其說，並認為應讀為「崇」：

他辭為「貞甲    王」（《林》二·二·十五）、「貞妣癸    」（《殷虛古器物圖錄》四四葉）、「貞父乙不    」（《林》一·二·八），即言人鬼為崇，與「貞祖辛    我    貞祖辛不    我」（《前》一·十一·五）、「貞寅尹我    貞寅尹不    」（《前》一·五二·一）同例，《莊子·天道篇》所謂「其鬼不崇」者是也。<sup>72</sup>

將△讀為崇，在大部分卜辭中都很適合，因此郭氏此說頗為學者信從，但依此也將「△雨」讀為「崇雨」，卻顯得不太適當，如：

乙卯卜：王△雨于土。（《合》34493）

癸巳，其△雨于東    。（《合》30175）

因此裘錫圭採納了最早由羅振玉、王國維所提出釋△為求的意見，<sup>73</sup>主張「△雨」應讀為「求雨」，即祈求下雨之意，並認為上引卜辭中的「△雨我」、「△雨

<sup>71</sup> 以上所引裘說見〈釋    〉《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1-16頁。

<sup>72</sup> 見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6年），上冊〈釋    〉一頁下至二頁下。

<sup>73</sup> 羅說見《增訂殷墟考釋》（台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中四十二頁下，王說見羅氏《增訂殷墟考釋》所引。

娥」應該讀為「求雨宜」，即求雨水得宜之意，而「求雨句」的「句」，在古書裡有乞求與給予兩義，卜辭裡「句」字有一些似乎也應該當給予講，「求雨句」就是祈求鬼神賜給雨水之意。<sup>74</sup>

從卜辭內容來看，「求雨」之說比「崇雨」之說合理，但若將△全讀為求，卻有很難解釋卜辭中常見的「有△」，裘錫圭雖然對此提出解釋：

在卜辭裏也有不少當「要求」或其引申義講的「𠂔」字，主要就是郭沫若讀為「崇」的那些字，如「旬有𠂔」的「𠂔」，「羌甲 王」、「南庚 王」……的「𠂔」。我們認為這種「𠂔」字仍應釋為「求」，但似應讀為「咎」。「求」和「咎」都是羣母字，上古音都屬幽部，所以「求」可讀為「咎」。《說文·人部》：「咎，災也。」《周易》中「无咎」之語習見。<sup>75</sup>

但仍不如將△讀為崇直接明白，因此裘氏之說仍有疑問。

## 十一、（𩇛雨）

卜辭中（𩇛）字有「𩇛」、「𩇛」、「𩇛」、「𩇛」、「𩇛」等形，<sup>76</sup>《爾雅·釋詁》說：「𩇛，遇也。」因此卜辭中常見的「𩇛雨」，就是「遇雨」，相關詞例如：

貞：其𩇛雨，四月。（《合》12549）

己巳卜， 貞：其𩇛雨。

己巳卜， 貞：其田不𩇛雨。（《合》27146）

王其田，湄日不𩇛雨。（《合》28513）

除了𩇛雨，卜辭中也常言「𩇛大雨」（如《合》28347）、「𩇛小雨」（如《合》

<sup>74</sup> 見裘錫圭〈釋求〉《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59-69頁。

<sup>75</sup> 見裘錫圭〈釋求〉《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67頁。

<sup>76</sup> 見白玉崢〈契文舉例校讀〉《中國文字》第八卷第三十四冊，3796-3798頁。

28546)，另外「蕇風」、「蕇大風」也常見，如《合》13353、38186等。

卜辭中還有「見雨」，見於《合》12500：

己酉卜，貞：今日王其步，亡見雨，亡災。在一月。

蔡哲茂認為此處的「見」當作「看見」講，引申有遇到的意思，「見雨」就是遇到雨，與蕇雨意思相近。<sup>77</sup>

## 十二、（寧雨）

《說文》中有 字：

定息也。从血，𠂔省聲。

朱芳圃認為甲骨文中的（△）即 字，他說：

按 ，甲文作上揭諸形，象皿底𠂔上。皿底𠂔上，平穩不動，故先民制字，用以象徵安靜。經傳作寧，《詩·周南·葛覃》：「歸寧父母」毛傳：「寧，安也。」《呂氏春秋·仲冬紀》：「身欲寧。」高注：「寧，靜也。」許君誤血為皿，誤𠂔為𠂔，訓為定息，悉失之矣。<sup>78</sup>

因此「△雨」，即是「寧雨」，也就是止雨、安定雨量。但△又可寫作 ，如《粹》456「弜 風」、《粹》1545（甲）「其 雨」，姚孝遂、肖丁因而認為：

「 」字作 ，其上象皿中盛饌血形，其下从「乎」。許氏謂「 」字从血，蓋有所本，但謂从「𠂔」省聲則不可據。<sup>79</sup>

卜辭中常見貞卜、祈求寧雨，相關詞例如：

乙亥卜，寧雨若。（《合》30187）

戊申卜，寧雨。（《合》33137）

<sup>77</sup> 見蔡哲茂〈釋殷卜辭的「見」字〉《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95頁，2002年7月。

<sup>78</sup> 見朱芳圃《殷周文字釋叢》（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2年），卷上46頁。

<sup>79</sup> 見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釋》（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34頁。

丁丑卜，其寧雨于方。（《合》32992）

己未卜，寧雨于土。（《合》34088）

從上面卜辭可知殷人向「方」、「土」祈求寧雨。

另外卜辭中也常見「寧風」，甚至有同時寧雨、寧風的：

其寧風雨。（《屯南》2772）

《周禮·小祝》：

掌小祭祀，將事侯禋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  
彌兵，遠臯疾。

《周禮·太祝》：

掌六祈以同么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禋，四曰禱，五曰禱，六曰  
說。

鄭司農謂：

禱，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

而《左傳·昭公元年》也說：

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禱之。

這些典籍上祈求風、雨順時適量的記載，都可以與殷人祈求寧雨、寧風互相對照。

### 十三、（多雨、雨多）

卜辭中有「多雨」一詞，相關詞例如：

多雨。（《合》12701）

貞：生一月不其多雨。（《合》12501）

韋貞：今夕多雨。（《合》12692 正）

王 曰：吉，多雨。（《合》12694 正）

貞：今三月帝令多雨。（《合》14136）

己卯卜貞：今日多雨。（《合》2588）

葉玉森認為：

殷人謂群曰多，《尚書》中屢見此習語。多君、多尹、多臣、多父、多老、多寇等亦時見于卜辭。多衛亦其一也。<sup>80</sup>

「多雨」即雨量多之意，又可作「雨多」，如：

□未卜，貞：今夕雨多。（《合》12702）

之夕允雨多。（《合》12945）

#### 十四、（來雨）

卜辭中的「來雨」，相關詞例如：

癸卯卜，今日雨。

其自西來雨。

其自東來雨。

其自北來雨。

其自南來雨。（《合》12870 甲）

□自南□雨。（《合》12871）

□來雨自西。（《合》12872）

戊子卜，旅貞：有來雨，八月。（《合》24866）

裘錫圭說：

「來」的本義是麥子，一般認為指小麥（《詩·周頌·思文》和《臣工》

---

<sup>80</sup> 見葉玉森《殷虛書契前編集釋》（台北：藝文印書館，1966 年），一卷 34 頁上。

兩篇都提到「來、牟」。《廣雅·釋草》：「大麥，    也」，「小麥，    也」。

卜辭「來」常見，但幾乎都是假借為來去之「來」的。<sup>81</sup>

從上引卜辭來看，「來雨」的「來」字，也是用作來去之來，《合》12870 甲就是卜問會從東西南北四方之中那一方向下過雨來，而《合》24866 貞卜「有來雨」，就是問會不會有雨下過來。

## 十五、    （𠂔雨）

卜辭中有「    （△）雨」一詞，相關詞例如：

今夕不亦△雨。

貞：今夕其亦△雨。（《合》12659 正）

王 曰：其惟△雨。（《合》14468 反）

癸丑卜，亘貞：亦△雨。（《合》40303）

關於△雨的解釋，主要的意見如下：

### 1 唐蘭認為：

、𠂔並假為脩，脩，長也，久也，蓋謂雨之絲長者。<sup>82</sup>

### 2 于省吾認為：

《說文》：「    ，艸木實垂    然，象形。讀若調。」按    之讀若調，猶《說文》莝从攸聲而《唐韻》音「徒弔切」（《論語·微子》莝作蓀）。又《說文》凡謂某字讀若某，有的是擬其音，無須舉例。有的是表明兩個字可以通借，如丰讀若介，典籍借介為丰；句讀若鳩，典籍借鳩為句；    讀若豪，典籍借豪為    。這樣的例子還很多，不煩備列。依據上述，則甲骨文的    雨應讀作調雨。典籍中多訓調為和。調

<sup>81</sup> 見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58頁。

<sup>82</sup> 見唐蘭《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北京：輔仁大學，1939年），19頁。



和之雨，與雨之為災害而稱「茲雨佳年（咎）」（京都一六四）和「茲雨氏（致）」（京津四七四）者顯然不同。總之，甲骨文「𩇛」字《說文》譌作「𩇛」，讀「𩇛」為調，訓調雨為調和之雨，在形音義上都是符合的。<sup>83</sup>

3 屈萬里認為：

卜辭謂「𩇛雨」，疑「𩇛」當假為有無之有也。<sup>84</sup>

4 陳夢家釋為「孟雨」，並未說明。<sup>85</sup>

5 沈建華認為「△雨」，舊釋為「𩇛雨」，應改釋為「𩇛雨」，即沱雨，形容滂沱大雨之狀。<sup>86</sup>

上述意見中，于省吾、屈萬里、陳夢家之說純屬臆測，並不可信，而沈建華從字形上認為「△雨」的「△」字，上半部是「它」而非「𩇛」字，但這也有可能是卜辭刻時較簡略，或者是錯刻而形成，並非是有力的論證，因此應以唐蘭釋為「脩雨」較可信。

十六、（攸雨）

張秉權曾綴合《合》34176、《合》33926，<sup>87</sup>綴合後卜辭內容為：

。 三

乙未貞：佳上下害。 三

不佳上下害。 三

丁酉貞

<sup>83</sup> 見《釋林》120 頁。

<sup>84</sup> 見屈萬里《殷墟文字甲編考釋》（台北：聯經出版社，1984 年），372 頁。

<sup>85</sup> 見《綜述》88、89 頁。

<sup>86</sup> 見沈建華〈甲骨文金文釋字舉例〉《第四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164、165 頁。

<sup>87</sup> 見劉淵臨《卜用甲骨上攻冶技術的痕跡之研究》（台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4 年）圖 90，書中注明為張秉權所綴。

不攸雨。

攸雨。

丁酉卜，不往，𩇛雨。

戊戌卜， 雨。 三

于來戊戌𩇛雨。 三

己亥貞： 燎于夔。

關於「攸雨」一詞，「攸」字在文獻中或作「脩」，如《郭店楚墓竹簡·老子乙》：「攸之天……家」注釋云：「此數句帛書本作『脩之天下其德乃博以身觀身以家觀家』。據此，簡文缺字可補為『其德乃博以家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容成氏》：「天地四時之事不攸」，李零考釋為：「即天地四時之事不修」。《史記·秦始皇本紀》：「德惠脩長。」《索隱》：「王劭按張微所錄會稽南山《秦始皇碑文》脩作攸。」《隸釋》八《張表碑》：「令德攸兮宣重光。」洪釋：「攸即脩字。」《隸釋》九《婁壽碑》：「曾祖父攸《春秋》。」又「不攸廉隅。」洪釋兩脩字皆作攸。<sup>88</sup>

因此蔡哲茂認為「攸」可讀作「修」或「脩」，「攸雨」即「脩雨」，就是長久之雨。<sup>89</sup>而上文曾引唐蘭也將 雨釋為脩雨，那麼很有可能 雨、攸雨都可釋為脩雨，指的都是綿長不斷之雨，如島邦男就說：

雨就是攸雨，亦即脩雨。<sup>90</sup>

蔡哲茂也認為：

《詩·大雅·江漢》：「秬鬯一卣」《釋文》：「卣本又作攸」《郭店楚墓竹簡·緇衣》：「朋友卣攝」今本卣作攸，可知卜辭 雨就是攸雨。<sup>91</sup>

<sup>88</sup> 見高亨纂著《古字通假會典》攸字聲系「攸於脩」條（山東：齊魯書社，1989年），738頁。

<sup>89</sup> 見蔡哲茂〈殷卜辭暫雨試釋〉，未刊稿。

<sup>90</sup> 見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東京：汲古書院，昭和50年），290頁，又見於中譯本《殷墟卜辭研究》（台北：鼎文書局，1975年），289頁。

<sup>91</sup> 見蔡哲茂〈殷卜辭暫雨試釋〉，未刊稿。

## 十七、（暫雨）

上一條「攸雨」所引張秉權綴合中有「（△）雨」一詞，另外又有：

丁丑 △雨。

不△雨。（《屯南》145）

己丑△雨。

不△雨。（《屯南》1452）

△雨與攸雨出現在同一片中，蔡哲茂認為△可能是《說文》的「簣」字，而「簣」上古音精母元部，「暫」上古音從母談部，聲音相近，故卜辭的△雨可讀作「暫雨」，表示下得時間很短的雨，是攸雨的反義詞，他說：

《說文》暫下云：「不久也，从日斬聲。」《集韻·談部》：「暫，須臾也。」

暫雨一辭後世未見，但「短暫雨」仍為形容不久之雨。<sup>92</sup>

## 十八、（雨疾、疾雨）

卜辭中有「雨疾」一詞，相關詞例如：

貞：今□雨疾。（《合》12668）

貞：□夕□雨疾。（《合》12669）

貞：今夕其雨疾。（《合》12670）

又可寫作「疾雨」：

疾雨亡句。（《合》12900）

「疾」在卜辭中多用於「疾病」之意，因此胡厚宣討論「雨疾」時，便認為：

雨字疑用為動詞與降同意，雨疾猶言降疾。所以知雨疾者之為上帝者，蓋由卜辭觀之，降雨之事，惟上帝為能，故每言「帝令雨」，「帝下其令

<sup>92</sup> 見蔡哲茂〈殷卜辭暫雨試釋〉，未刊稿。

雨」，又此言雨疾者，或殷人以為帝之降疾，乃與雨同施，故即言「雨疾」也。<sup>93</sup>

胡氏認為「雨疾」即「降下疾病」，于省吾加以反駁：

按胡說非是。甲骨文習見降、降、降若之貞，降字無一作雨者。

94

「雨疾」又可寫作「疾雨」，很難用胡氏的意見來解釋「疾雨」，因此胡氏之說不可信。

《說文》有「疒」字：

倚也，人有疾痛也，象倚箸之形。

又有「疾」字：

病也，从疒矢聲。

段注：

析言之則病為疾加，渾言之則疾亦病也。按經傳多訓為急也，速也，此引申之義，如病之來多無期無迹也。

從甲骨文來看，「疒」、「疾」出於同源，楊樹達說：

胡君依丁山之說釋、為疾字，義則是矣。余去秋以來，三治甲文，釋此字為疒。所以然者：《說文·七篇下·疒部》云：「倚也，人有疾痛也，象倚箸之形。」甲文从人倚，與《說文》釋義相合。此一證也。篆文字右方橫畫乃人字之省變。《說文》載疾字古文作，

亦是人字之譌。《國差甌》有字，所从疒字與古疾字同。《玉篇》疾或作，亦从人作。今甲文从人，與古文疾字及金文《玉篇》偏旁相合，此二證也。甲文有字，其字从从父，余釋為痛。（甲文

<sup>93</sup> 見胡厚宣〈殷人疾病考〉《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320頁。

<sup>94</sup> 見《釋林》320頁。

有 𠂔、𠂔、𠂔 三字，余釋為嘯嘯嘯字，字皆从父，不从甫。）校以《說文》， 𠂔 當為疒字之省，此三證也。疒既象人有疾病倚箸之形，自含疾義，疒疾文雖小異，義實無殊，以之讀卜辭諸文，固無碍隔也。

95

疒、疾皆以「疾病」為其本義，而上引段注認為由於疾病發作之無期無迹，因此也兼有「疾速」的這個引申義，但實際上疾有快速之意，應該只是因為音近而假借其音來表示「急速」，而秦漢以來疾字通行而疒字漸廢，因此疾字就兼有「疾病」、「急速」之義，文獻中疾訓作「急速」常見，如《詩·召旻》說：

昊天疾畏。

鄭箋謂：

疾猶急也。

《左傳·襄公十一年》說：

晉不吾疾也。

杜注：

疾，急也。

由此來看卜辭中的「雨疾」、「疾雨」，解釋作雨勢的急速，是比較合理的，如上引「貞：今夕其雨疾。」（《合》12670）就是貞卜今夕雨勢是否急速。

除了「雨疾」、「疾雨」，末次信行引《乙》二八一四（即《合》12672 正甲、正乙）、《鐵》六四·一（即《合》12673）、《合》二一〇三六等卜辭，認為還有一個從雨從疾的 𠂔 字，<sup>96</sup>核對這些卜辭，《合》21036 很明顯的確有從雨從疾的 𠂔 字，但此字是否也是表示「雨疾」之意，從《合》21036「辛丑卜， 貞：子辟臣不其骨凡目印骨凡目，三月。」來看，卻是存疑的。

<sup>95</sup> 見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甲文說》（合訂本）（台北：大通書局，1971年），58頁。

<sup>96</sup> 見末次信行《殷代氣象卜辭之研究》（京都：玄文堂，1991年），41、42頁。

## 十九、（烈雨）

卜辭中有「（△）雨」一詞，只見於《合》6589 正：

貞：其亦△雨。

貞：不亦△雨。（《合》6589 正）

關於「△雨」，于省吾認為：

甲骨文 作 、 等形，即（列）字的初文。又甲骨文的 字或作 ，商承祚同志「疑即洌字之省」（《類編》一一·三）陳邦懷同志謂「此即《說文解字》 之古文」（《小箋》七）。按商和陳說頗有道理，但商說應改為「 即洌之古文」。《說文》：「 ， 骨之殘也，从半 。讀若檠岸之檠。」 字的造字本義還不可知，但許氏从半 之說殊不可信。漢碑的列和烈字有的从步，猶存古文。《說文》：「 ，分 也，从刀 聲。」詛楚文光列（烈）之列作 ，為小篆所本。《詩·大叔于田》「火烈具舉」之烈，魯詩作列，是列與烈古通用。

甲骨文稱：「貞，其亦 雨○貞，不亦 雨。」（京津四一九）楊樹達《甲文說》訓亦為又，是對的。 即洌字，應讀作烈，就雨言之故字从水。烈雨猶言暴雨。《說文》訓洌為水清，乃後起之義。<sup>97</sup>

依于氏的意見，△即洌字，讀作烈，卜辭中的「烈雨」，即指雨勢猛烈的雨，對於農業、日常生活，烈雨都容易造成災害，因此殷人貞卜是否會有烈雨。

## 二十、（專雨）

溫少峰、袁庭棟引下列兩條卜辭：

1 己亥 貞：今專雨。（《存》二·一二五）

<sup>97</sup> 見《釋林》370、371 頁。

2 今乙專雨。(《京》二二四三，即《合》16216)(見圖八)

對卜辭中的「專雨」有以下解釋：

「專」當讀為「轉」。「轉雨」者，謂雨勢猛烈兼趁風勢，遂旋轉而至之雨。《集韻》有「𩇛」字，訓「風也」，當即旋風之稱。如是之旋風與雨而來，即為「轉雨」。<sup>98</sup>

不過卜辭中「專」可用作地名，如：

3 貞：呼作𩇛于專。

勿作𩇛于專。(《合》11274 正)

張秉權認為「專」用作地名，在今山東郯城，<sup>99</sup>因此 1、2 條卜辭中專雨很有可能是卜問「專地是否下雨」，而非如溫、袁二氏所說讀為「轉雨」。

二十一、 (聯雨)

卜辭中有「 (△) 雨」，可隸定作「 雨」，只見於《合》32176：

甲子卜：不△雨。

其△雨。

「△雨」一詞，各家說法不一，主要的意見如下：

1 丁山認為：

字象以繩係耳形，殆即 字。《廣韻·六止》有 字，云：「 𩇛盛兒。」即《魯頌·閟宮》所謂「六𩇛耳耳。」……卜辭「不 雨」，蓋言雨不益盛也。<sup>100</sup>

<sup>98</sup> 見溫少峰、袁庭棟《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 年)，140 頁。

<sup>99</sup> 見張秉權《殷虛文字丙編考釋》(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57 年)，189 頁。

<sup>100</sup> 見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制度》(台北：大通書局，1971 年)，86、87 頁。

2 郭沫若認為：

疑    （瑱）之古字，象耳有充耳之形。「不    雨」者猶它辭言「不    雨」，雨不延綿也。

3 于省吾認為：

甲骨文    字應讀作茸，    與茸並諧耳聲，故通用。段注本《說文》：「茸，艸茸茸兒，从艸耳聲（而容切）。」《漢書·惠帝紀》「及內外公孫耳孫」，師古曰：「耳音仍，仍耳聲相近。」《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在鬬茸之中」，李注：「茸，細毛也。」茸亦通毳。《書·堯典》「鳥獸毳毛」，偽傳：「鳥獸皆生毳毳細毛以自溫焉。」按細毛謂之茸，故細雨亦可謂之茸。甲骨文之不    雨，謂雨不茸細也。今吾鄉方言猶謂細雨為茸雨或毛毛雨。<sup>101</sup>

4 《詁林》按語說：

《說文》：「聯，从耳，耳連於頰也。从絲，絲連不絕也。」契文即从「耳」，从「糸」。「糸」即「絲」之省。隸可作「    」。「不聯雨」即「不連雨」，猶他辭之言「不    雨」。<sup>102</sup>

以上諸家說法，丁氏的意見不可信，至於「△雨」是該如于省吾所說指的是「茸雨」，或者如《詁林》按語所說指的是「聯雨」，從上引僅存的卜辭來看，以讀為「聯雨」較為合理，「△」與「聯」字形可以連繫，不須如同于省吾以「△」、「茸」通假來解釋，同時若如于氏所說貞卜是否會下毛毛雨，似乎也顯得多此一舉。

二十二、                    （蔑雨、雨蔑）

卜辭中有「蔑雨」一詞，相關詞例如：

<sup>101</sup> 見《釋林》13、14頁。

<sup>102</sup> 見《詁林》653頁。



己未卜，貞：蔑雨惟有害。(《合》12895)

□今□蔑雨。(《合》33960)

又可作「雨蔑」：

戊午雨蔑。(《合》24901)

又可作「雨其蔑」：

戊寅卜，爭貞：雨其蔑。(《合》250)

關於「蔑雨」、「雨蔑」，溫少峰、袁庭棟認為：

《小爾雅》：「蔑，無也，末也。」《尚書·君奭》鄭注：「蔑，小也。」故知「蔑雨」，即雨勢微，雨量小，漸至於無之雨。謂「雨蔑」者，言雨已衰減，行將停止也。(161) 辭卜問「蔑雨，隹」者，當是早時逢雨，望其霑足，而雨勢漸弱，不足農用，故卜問：雨勢即將停止，會有災害吧？<sup>103</sup>

溫、袁二氏所引之(161)辭即上文之《合》12895，他們認為典籍中「蔑」訓「小」、「末」，因此卜辭中的「蔑雨」，就是指雨勢微、雨量小而漸至於無的雨，但典籍中「蔑」也有與「不」相似的用法

同時池田末利也曾提出蔑字在卜辭中用作否定詞的可能性，他認為：

一昧一未或許是否定詞暫有疑問以俟後考。<sup>104</sup>

李宗焜也提出：

古書中「蔑」其用法與「不」相似，王引之《經傳釋詞》卷十云：「蔑猶不也。成十六年《左傳》曰：『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晉語〉曰：『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言不從也。」案《國語·吳語》：

<sup>103</sup> 見溫少峰、袁庭棟《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年)，142頁。

<sup>104</sup> 見池田末利《殷墟書契後編釋文稿》(日本：廣島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研究室，1964年)，卷下，151頁。

「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亦同此用法。<sup>105</sup>

因此將「蔑雨」的蔑，視為否定詞「不」，從上引卜辭來看，應該更為合適，「己未卜，貞：蔑雨惟有害。」（《合》12895）就是貞卜「不下雨嗎？會帶來災害嗎？」

## 二十三、 （各雨）

### （一）（△<sub>1</sub>）雨

1 丁 △<sub>1</sub>雨。（《合》12682 反）

2 王 曰：今夕△<sub>1</sub>雨。（《合》12997 反）

第一條卜辭殘缺，不能肯定是否作「△<sub>1</sub>雨」，但第二條卜辭可以很明確看到「△<sub>1</sub>雨」一詞，△<sub>1</sub>字從內從止，可隸定作「𠂔」，孫詒讓釋為遁之省文，<sup>106</sup>羅振玉釋為𠂔，<sup>107</sup>葉玉森釋為內，<sup>108</sup>皆誤，李孝定已駁之，<sup>109</sup>于省吾則認為：

字从內从止，乃 之初文。古文从止、从彳、从 均表示行動之義，每互作。例如：逆作 、 、 ，遘作 、 、 ，是其證。 即 字，亦作 ，俗作退。《說文》 之重文作 ，古文作 。按 與 並从內聲。《至篇·辵部》 之重文作 。近年來銀雀山發現之尉繚子竹簡，亦以 為退。《老子》九章「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六九章「不敢進寸而退尺」，近年來馬王堆發現之帛書《老子》甲本，均以𠂔為退。𠂔與 並从內聲，故通用。《詩·碩人》之「大夫夙退」，《釋文》引《韓詩》：「退，罷也。」《呂覽·仲夏紀》之「退嗜慾」，高注：「退，止也。」《說文》訓退為卻，與罷止義相因。

<sup>105</sup> 見李宗焜〈論殷墟甲骨文的否定詞「妹」〉，《集刊》66本4分，1995年，1129-1147頁。

<sup>106</sup> 見孫詒讓《契文舉例》（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上36頁上。

<sup>107</sup> 見羅振玉《增訂殷墟考釋》（台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中64頁上。

<sup>108</sup> 見葉玉森《說契研契枝譚》（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5頁。

<sup>109</sup> 見《集釋》579頁。

甲骨文稱：「王 曰，今夕 雨。」（佚五四六） 雨即退雨，謂雨罷止也。退與啟、 有別，啟 言晴，退則未必晴也。<sup>110</sup>

于省吾認為 與 、 相通，俗作退字，因此 雨即退雨，也就是停止下雨之意，而趙誠根據于說進一步指出：

可以這樣理解：往前走了又回去是退。雨一直下著，猶如是往前走。然後不下了，從地面上來看，雨沒有了，一直往前走的雨哪裡去了，最簡單的理解就是退了，退回去了。這種意義上的退和「往前走了又回去」的退，在意念上確有關係，比一般的本義和引申義的關係還要緊密。<sup>111</sup>

（二）、 雨

卜辭中又有「 （△<sub>2</sub>）雨」一詞：

辛巳即貞：今日有△<sub>2</sub>雨。（《合》24756）

癸酉卜貞：王△<sub>2</sub>亡雨。（《合》24757）

卜貞：昃有△<sub>2</sub>雨。（《合》33918）

林小安認為 、 、 、 、 都是同一字的不同寫法，他說：

總之， 之諸形為 、 、 、 。古文字 與 、 與 書為正反，字當無別； 與 ，為省寫與繁寫， 、 與 ，為字之異寫。<sup>112</sup>

張亞初、張秉權都贊成林氏的意見，<sup>113</sup>林小安進一步反對上文于省吾將「△<sub>1</sub>雨」釋為「退雨」的意見，認為「△<sub>1</sub>雨」、「△<sub>2</sub>雨」都應該釋為「各雨」，他說：

徐中舒師謂：古文字之本義，當從偏旁所從之字中求之。是「各」即「格」

<sup>110</sup> 見《釋林》57、58頁。

<sup>111</sup> 見趙誠〈甲骨文行為動詞探索（一）〉《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328、329頁，1989年6月。

<sup>112</sup> 見林小安〈殷武丁臣屬征伐與行祭考〉《甲骨文與殷商史》第二輯，253-256頁。

<sup>113</sup> 見張亞初〈古文字分類考釋〉《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256頁，1989年9月；張秉權《殷虛文字丙編考釋》（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57年），172、173頁。

也。格，《爾雅·釋詁》曰：「至也」，〈釋言〉曰：「來也」。《方言》「絡，至也」。卜辭之「各雨」、「各雲」即「來雨」、「來雲」。以「處」、「適」、「內」、「退」釋之，皆不辭。<sup>114</sup>

林小安的意見是正確的，「△<sub>1</sub>」與「△<sub>2</sub>」是同一字的不同寫法，而「△<sub>1</sub>雨」即「△<sub>2</sub>雨」，可讀為「各雨」、「格雨」，與上文「來雨」之意相近。

### 第三節 雨類氣象卜辭綜論

#### 一、對「雨」的認識

一直到科技發達的現代，能夠預測何時會下雨，預測雨量多寡，也可以建水庫，廣佈灌溉、民生使用的溝渠，甚至可以施行人造雨等，對於水資源的掌控與使用已經是十分進步而完善，但人們依然常常苦於因為沒有下雨所帶來的乾旱與不便，那麼在遙遠的殷商時代，「雨」對殷人的重要性及影響，也可由此得知，這種情況也反映在甲骨文「與雨相關的字」及「雨類氣象詞彙」的眾多數量之上。

「雨」字在卜辭中常見，連帶也有許多以雨為部件的字，這都說明了雨對殷人生活的影響，另外卜辭中也出現各式各樣關於雨的不同面貌、特色的詞彙：

##### （一）降雨的大小程度：

「大雨」、「小雨」在卜辭中常見，都是用來形容降雨的程度，一直到現代依然是人們口語常用的詞彙，又如「多雨」、「疾雨」、「烈雨」也都是指明了降雨的程度。

##### （二）降雨的時間長短：

短暫的降雨無法帶來充沛的雨量，長期的降雨卻又容易引起災禍，因此殷人也十分留意降雨的時間，「延雨」、「卣雨」、「攸雨」、「聯雨」都是指長時間的雨

<sup>114</sup> 見林小安〈殷武丁臣屬征伐與行祭考〉《甲骨文與殷商史》第二輯，253-256 頁。

勢，而「暫雨」則是指短暫的雨勢。

（三）對雨的期待：

貞卜「來雨」、「及雨」、「各雨」，就是卜問雨是否會來到、降下，表現了對雨的期盼，而「雨」、「求雨」直接表現了殷人祈求下雨的心情，另外殷人也企圖透過「舞雨」來祈求降雨，這些都說明了殷人對雨的期待。<sup>115</sup>另一方面，殷人也常貞卜神靈先祖是否「害雨」，這種擔憂也傳達了殷人對於雨的重視。

（四）對雨的看法：

適當、充足的雨量，是殷人日常生活、農業、生產活動不可或缺的，因此卜辭中有「順雨」、「正雨」，都是用來形容符合殷人期待的雨勢，可以想見殷人應該是以充滿喜悅、感恩的心情來迎接「順雨」與「正雨」。

不過若是雨勢太突然、太猛烈，或者下太久，往往也會造成生活的不便，甚至帶來種種的災禍，因此殷人也會貞卜是否「蕁雨」，也舉行祭祀來「寧雨」，這些情況都可以看來殷人對雨矛盾的心態。

值得一提的是在卜辭中，由於帝能「令雨」，因此雨應該也是隸屬於帝「五介臣」之一。

（五）雨的方向：

除了上述殷人對於雨的種種描述外，雨類卜辭中也有一些卜問「下雨方向」的內容，如：

□九日辛亥旦大雨自東，小虹西。（《合》21025）

癸丑卜，貞旬，甲寅大食雨北。乙卯小食大啓。丙辰日大雨自南。（《合》21021）

癸卯卜，今日雨。

---

<sup>115</sup> 關於殷人求雨之事，張秉權說：「在舊派卜辭中，尤其是武丁時代，有關求雨的事情，記載得很多。在祖甲、廩辛、康丁、帝乙、帝辛等時代的新派卜辭中，則記載得很少，即使有卜雨之辭，那也只是爲了田遊，無關農事，這正和那時不見卜問求年受年等的情况相合。求雨的對象，和祭祀的儀式，與用牲的種類和方法等等，大致說來都和求年的差不了多少。」見張秉權〈殷代的農業與氣象〉《集刊》第四十二本第二分，316頁，1970年。

其自西來雨。

其自東來雨。

其自北來雨。(《合》12870 甲)<sup>116</sup>

其自南來雨。(《合》12870 乙)

風與雨有著密切的關聯，<sup>117</sup>從大氣科學上來說，從不同方向下過來的雨，與風和大氣系統的運動有關，而卜辭中出現了著名的「四方風」內容，那麼「四方雨」的貞卜也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四方雨」是不是也有著像「四方風」那樣豐富的內涵，從現有卜辭上看不出來。

但在固定一地，由於地形、季節等因素的影響，不同方向的降雨有著不同的特徵、影響，殷人應該早已觀察到這一點，尤其中國東半部氣候深受季風影響，不同方向的雨往往代表了不同的氣象特徵，因此才會有貞卜下雨方向的情況。這種情況也反映在民間諺語之中：

天東雨，隔堵牆；這邊落雨，那邊出太陽。(山西太原、安徽全椒)<sup>118</sup>

這段諺語也是留意到下雨方向與氣象的關聯，只是對殷人來說，不同方向下過來的雨，各自有何含意，甲骨文中並沒有相關的記載。

## 二、求雨的對象

---

<sup>116</sup> 陳煒湛曾引此片卜辭，認為此片貞卜當日是否下雨，且依次卜問雨來自何方，頗具文學色彩，在修辭上可謂鑲嵌，後世樂府有採蓮歌說：「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樂府詩集》卷二十六)也嵌東西南北四字，形式與此相同，只是修辭效果更為強烈，見陳煒湛《甲骨文簡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83頁。

<sup>117</sup> 台灣有句諺語說：「屁是屎頭，風是雨頭。」生動地點出了風與雨的緊密關係，見林志冠《把氣象帶回家—林志冠的氣象諺語》(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52頁。

<sup>118</sup> 這段諺語在大氣科學上的解釋是：氣旋和其他種風暴，都是跟著大氣界的循環，從西向東移動的，所以只有發生在西方的風暴，才能影響到本地，發生在東方的風暴，只會再向東去，不可能再影響本地，所以有「這邊落雨，那邊出太陽」的話，見朱炳海《天氣諺語》(北京：農業出版社，1987年)，74頁。

由於雨的重要性，卜辭中常有祈求降雨的內容，依朱鳳瀚的整理，<sup>119</sup>祈求「令雨」的對象，以「河」最多，共有二十四次，此外「帝」則有一次，而「雨」、「求雨」的對象較多，其中次數較多的有「伊奘」一百四十五次、「伊尹」一百四十三次、「大乙」六十一一次、「示壬」五十八次、「上甲」四十四次、「高祖夔」三十七次、「」三十四次，其他有「土」、「方」、「河」、「岳」等，而沒有「帝」。

從這些資料看來，能夠「令雨」的只有帝與河兩位，顯示其身份的特殊，尤其帝在卜辭中擁有其他神靈沒有的權能，也就是有著能「令雨」、「令風」、「令雷」等控制自然氣象的能力，但在「雨」、「求雨」的對象中只有河的出現，共二十五次，而帝一次也沒有，這是很特別的，朱鳳瀚認為這與上帝在殷人心目中的特別地位有關，他說：

帝有著明顯的區別於其他諸神的權能。與有著特定附著物（無論是自然物還是人、獸）的諸神均不相同，產生於不同的造神方式。帝有廣泛的自然權能及相當多的人事權能，尤其具有其他任何神靈所未有的對人間的強大破壞力，反映了商人對帝有深深的畏懼心理。殷墟卜辭資料至今確沒有發現明顯的祈求於帝與祭帝的卜辭。<sup>120</sup>

至於其他「雨」、「求雨」的對象，從自然神到先公先王、大臣都有，而裘錫圭曾綴合《合》32385+《合》35227，<sup>121</sup>內容有：

□未卜 雨自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且乙、且辛、且丁十示率 [ ]雨自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

從卜辭內容看來，幾乎所有的直系先王成為「雨」的對象，換句話說，他們都擁有影響降雨的權能。

另一方面，卜辭中常見「禾」、「受禾」，此處的「禾」應該讀為「年」，

<sup>119</sup> 見朱鳳瀚〈商人諸神之權能與其類型〉《盡心集：張政烺先生八十慶壽論文集》（吳榮曾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57-79頁。

<sup>120</sup> 見朱鳳瀚〈商人諸神之權能與其類型〉《盡心集：張政烺先生八十慶壽論文集》（吳榮曾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71頁

<sup>121</sup> 見裘錫圭〈甲骨綴合拾遺〉《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236頁。

<sup>122</sup>從卜辭看來，「禾（年）」、「受禾（年）」與降雨也有密切的關聯，如：

其 年于岳，茲有大雨。 吉（《合》28255）

其 年于河，此有有雨。（《合》28258）

于河年有雨。（《合》28259）

丁亥卜，其 年于大示，即日此有雨。 吉（《屯南》2359）

看來殷人應該已經意識到必須要有降雨，才能夠有收成，因而將貞卜「禾（年）」、「受禾（年）」與是否降雨聯繫起來，依朱鳳瀚的整理，<sup>123</sup>卜辭中祈求「受年」的對象有「河」二十六次、「岳」二十次、「方」十二次、「帝」三次，祈求「 年」的對象則有較多位，次數多的如「伊尹」一百四十四次、「父丁」一百零九次、「父甲（祖甲）」一百零一次、「祖丁」八十六次等，向這些對象祈求「禾（年）」、「受禾（年）」，間接表示了在殷人心目中，這些對象也是能夠影響降雨的。

### 三、大氣科學中的雨

從降雨的時間長短、雨勢的大小、降雨的原因等來看，雨都有著多樣面貌，若依「降雨的持續性」來看，可以將降雨情況分為下列三種：

#### （一）「連續性降雨」：

指的是連續不斷的降雨，雨勢大小雖然前後不一定一致，但其增強或減弱都是漸進，變化非常緩和。

---

<sup>122</sup> 關於「禾」可讀為「年」，林漢認為「禾」有一部分該讀為「年」，是因為「年」的本義是指收成，所以借用有代表性的農作物「禾」，後來為了在字形上區別，就在該讀為「年」的「禾」字上加注聲符「人」，才出現了「年」這個專用字，見林漢〈古文字轉注舉例〉《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7年）；裘錫圭則認為穀子是古代北方最重要的穀物，所以「禾」引申為一切穀物的通稱，而「年」的本義是收成，「年」字從禾，反映了穀子在古代糧食作物中的重要性，見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54頁。

<sup>123</sup> 見朱鳳瀚〈商人諸神之權能與其類型〉《盡心集：張政烺先生八十慶壽論文集》（吳榮曾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57-79頁。



(二)「間歇性降雨」：

指的是雨勢的變化雖然與連續性降雨一樣緩和，但在過去一個小時內，至少曾中斷過一次。

(三)「陣性降雨」或「陣雨」：

指的是雨勢變化較大，忽大忽小而多次中斷。

若依「降雨的大小」，即「降雨的強度」來看，降雨情況則可以分為下列三種：

(一)「大雨」：

每小時降雨量達 15 公厘以上，或六分鐘內之最大量達 1.5 公厘以上。

(二)「中雨」：

每小時降雨量在 3 公厘至不足 15 公厘，或六分鐘內之最大量達 0.3 至不足 1.5 公厘。

(三)「小雨」：

每小時降雨量不足 0.3 公厘，或六分鐘內之最大量不足 0.3 公厘。

此外，當一天之內降雨量達 130 公厘以上，且其中有每小時超過 15 公厘的大雨時，即稱為「豪雨」，若一天之內雨量不足 130 公厘，但在 50 公厘或以上時，也稱為「大雨」。

若依「降雨的原因」來看，降雨情況則可以分為下列三種：

(一)對流雨：

主要發生在夏季，受太陽照射，由蒸發產生了垂直向上的對流作用，而形成積狀雲，下的為陣性雨，通常降雨時間短、雨勢大、範圍小，大多發生在午後，如台灣夏季午後偶爾會出現伴有雷電的「西北雨」，就是對流雨的一種。

(二)地形雨：

在向風面山坡，氣流遇山受阻，被迫上升冷卻，凝結成積狀雲而後下雨，降雨多為陣雨，雨勢強，多發生在向風面的山坡及山頂，有時也會延伸到山頂之後，降雨無時間性，視氣流情況而定，如有雨港之稱的基隆，就是因為東北季風與當

地地形相遇而導致多雨。

(三) 鋒面雨：

兩種冷暖性質不同的氣體相遇，在交接地帶形成「鋒面」而造成降雨，若是「冷鋒」（由冷空氣推向暖空氣），降雨常為陣雨，時間不定，通常不會太久；若是「暖鋒」（由暖空氣推向冷空氣），降雨多半為連續性，強度較弱；若是「囚錮鋒」（冷鋒追上暖鋒，合併在一起），降雨有連續性，也有陣性；若是「滯留鋒」（冷、暖空氣相遇，相持不下），會出現長時間的降雨，比如「梅雨」。

(四) 颱風雨：

熱帶低壓或颱風直接侵襲或外圍環流帶來的降雨。<sup>124</sup>

以下將上述這些降雨的情況與甲骨文中的「雨類卜辭」作一個簡單的對照：

| 大 氣 科 學 標 準           |          | 甲 骨 文          |
|-----------------------|----------|----------------|
| 依<br>降<br>雨<br>時<br>間 | 連續性降雨    | 多雨、延雨、𩇛雨、攸雨、聯雨 |
|                       | 間歇性降雨    |                |
|                       | 陣性降雨（陣雨） | 暫雨、疾雨          |
| 依<br>降<br>雨           | 大雨       | 大雨、疾雨          |
|                       | 中雨       |                |

<sup>124</sup> 以上所引降雨標準見任立渝《透視氣象》（台北：如田傳播有限公司，2001年），117-126頁。

|                       |     |       |
|-----------------------|-----|-------|
| 強<br>度                | 小雨  | 小雨    |
|                       | 豪雨  | 大雨、烈雨 |
| 依<br>降<br>雨<br>原<br>因 | 對流雨 | 疾雨    |
|                       | 地形雨 |       |
|                       | 鋒面雨 |       |
|                       | 颱風雨 |       |

從此表可以觀察到下列幾點：

（一）甲骨文的「多雨」、「延雨」、「卣雨」（脩雨）、「攸雨」（脩雨）、「聯雨」都是指連續不斷的降雨，應該與「連續性降雨」類似。

（二）甲骨文中的「暫雨」，是指時間短暫的雨，與「陣性降雨」或「陣雨」相近。

（三）大氣科學標準的「大雨」、「小雨」，與甲骨文中的「大雨」、「小雨」恰好都使用相同的詞彙，後者的大雨、小雨，也是指降雨強度的大小，不過殷人不太可能有一套客觀的判斷標準，應該只是依據主觀的認定來說雨的大小。

（四）甲骨文中的「大雨」、「烈雨」，也都是針對降雨強度而言，也可能與大氣科學標準中的「豪雨」類似。

（五）甲骨文中的「疾雨」，指的是雨勢急猛的降雨，應該具有大氣科學標準中「陣性降雨」、「大雨」、「對流雨」的特色，台灣地區夏季午後常有「熱雷雨」，

俗稱「西北雨」，<sup>125</sup>特徵為降雨時間短、雨勢大、範圍小、伴隨著雷電，看來殷人心目中的「疾雨」，與台灣的「西北雨」十分類似。<sup>126</sup>

在這裡要說明的是，上文所提的大氣科學降雨標準，完全是現代大氣科學的產物，殷商時代是不可能有這麼一套客觀的標準，同時甲骨文中所提供的資料有限，究竟某種雨實際上是代表什麼，也不容易完全肯定，因此強將兩者對照，是有附會、勉強之弊，本文之所以進行比對，無非只是希望藉此能更加了解雨類氣象卜辭的內容。

經由本章的討論，可以知道在「雨及其相關字」中，出現了雨、雪、霾、霰等自然現象，也有數量眾多的對各種雨的形容，如大雨、小雨、延雨、从雨、及雨、正雨等，這些都是直接屬於雨類氣象現象。

另外，由於雨的重要性，卜辭中也有一些與雨有關的字或詞彙，如舞雨、害雨、求雨、蕁雨、寧雨等，這些雖然不屬於自然現象，但都是與雨類氣象有間接的關聯。

本文雖然將上述這兩種情況放在一起討論、分析，但二者之間仍然必須有所區別。

<sup>125</sup> 「熱雷雨」又稱「氣團雷雨」，常發生在夏季午後二、三點鐘的時候，主要是因為熱力作用產生的，台灣的夏天是在熱帶海洋性氣團控制之下，白天由於日射使局部地區空氣發生對流性不穩定現象，因此時常發生雷雨，而台灣人稱熱雷雨為「西北雨」，似有指方位的意思，老一輩人叫「落西北」，不含「雨」字，顯然其中另有含意。在《新編台語溯源》中，提出有人認為「西北雨」是「獅豹雨」的訛音，因為這種雨勢凶猛，有如獅豹奔騰，有人則認為「西北雨」是「三八雨」的變音，因這種雨勢來臨時，好似一個三八婦人，幾近瘋狂，蠻不講理，另外一種說法是，「西北雨」都在午後太陽「西」斜時發生，這就是「西」字的出處，而「北」字代表「水」（北方壬癸水），並非方位的意義，「西北雨」就是指太陽西斜後降的雨水，這種說法，似乎已給「落西北」一詞作了較合理的解釋，以上意見引自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編印《氣象天文常識》（台北：交通部中央氣象局，1998年），64、81、82頁。

<sup>126</sup> 大陸各地全年雷雨日數以南嶺山地最多，黃河流域不過十天，頻率約3%，西北全年不及五日，頻率約1%，見正中書局編審委員會《中國氣候學總論》（台北：正中書局，1954年），106頁。